

伊波拉是「美國陰謀」？



正如其他讀者一樣，近月來我每日必讀有關伊波拉的新聞。十月二十四日獲悉一位剛從非洲歸來的美國醫生也染了疫病，更覺可怕。這是紐約市第一個染病者，醫生名斯賓塞（C. Spencer），回美十天後即發現身體溫度高達一百點三度，立即被送入裝有防治伊波拉設備的表維醫院。令人唏噓的是，他屬於人道救援組織DOCTORS WITHOUT BORDERS（無國界醫生），專門赴非洲等窮苦國家義務治病。他的慷慨義舉致其染病，而且還致其未婚妻及兩名朋友被隔離檢查。報載他與未婚妻是在河南大學學習中文時相遇，這更讓我感慨。特別是看到一篇有關利比里亞日報社論的報道。社論作者竟製造荒謬謠言，稱非洲盛行的伊波拉是「美國陰謀」，其目的是在減削世界人口，特別是黑人。這位先生的謠言引起當地民眾的反美情緒，對美國遣送四千兵士前往西非興建醫院並不領情。其他歐洲國家也在派員相助。要知道，這些兵士與醫生都是冒着生命危險前去援助（中國也派遣人員前往）。據報上消息，利比里亞全國只有不過三十餘名醫生，救急根本是杯水車薪。

如此新聞當然立即引起美國會反應。有議員主張斷絕空中交通，不准來自西非的旅客入境。但這種做法好像不會有效。（一）美機與西非沒有直航，旅客多在歐洲轉機。（二）試想那些前往西非救援的兵士、護士、醫生們，以及許多記者、攝影師們，難道亦要被禁回國？

其實，伊波拉的傳染並非首次，此次乃是因染病者與死者衆多，才特別引起世界注意。在二十年前，伊波拉在非洲猖獗已引起驚慌，但未禍及他洲。我猶記得當時的《紐約客》雜誌曾載有令人驚惶的報道，作者是作家理查德·普立斯頓（Richard Preston）。目前正在寫一本兒童幻想小說的他，寫到中途，突然電告《紐約客》主編大維·雷姆尼克（David Lemnick），說要停筆，前往西非繼續他於二十年前的西非報道。當年那本書的書名是《炎熱地區》（THE HOT ZONE），曾銷了三百五十萬冊。書中描述惟妙惟肖，甚至讓神怪小說大家史斯芬·金（Stephan King）羨慕，稱它是「我所讀的最恐怖作品」。書局已經準備將此書重印十五萬冊。果然，重版的書已入了《紐約時報》暢銷書榜。

《紐約客》近期已在發表普立斯頓有關伊波拉的最新報道，特別強調醫生們的自我犧牲精神。他說今日的情況與二十年前不同，因為當今醫藥進步，防範方式多種多樣，但由於非洲各國醫藥落後，窮苦人民不講衛生，故蔓延迅速，有時一家男女老幼在短期內接連病故。他說他曾在《炎熱地區》中形容一個婦女傷心流淚時流出了血，其實患病者不過是眼睛通紅，哭泣時猶如流血，但眼淚中也藏有病菌，故看護者要小心。由於伊波拉之可怕，據說福克斯電台已購了《炎熱地區》電視權。記者問作者，除了死亡衆多外，伊波拉還有其他可怕之處嗎？他說最可怕的是患病沒有徵兆，故傳染迅速廣泛，如傳到人口衆多的地區，譬如印度、中國等地，一旦入境，傳染極快，如果政府沒有通盤防止計劃與醫藥人才，真可一下子大面積蔓延，甚至引起滅種。這類說法真太可怕了！

美國幾所大學已禁止招收非洲留學生。南卡羅來州那位共和黨參議員甚至胡說：最好的控制辦法，是將染病者「用最人道方法一舉滅掉」。難怪引起利比里亞報紙惴惴自危而咒罵美國了。

美國專家正在加速研究防疫針，好在藥廠有利可圖，防疫針必會成功。伊波拉令我想起多年前愛滋病傳染的可怕，但那至少是限於同性戀者。

美國許多政客要禁止患者入境，如此只會阻止好心醫生前往非洲行善，反而加速病疫擴大，如前而言，利比里亞全國只有三十名醫生，大多數學醫者都留在了美國，令人喟嘆！

打工糗事

楊繼良

時在一九九一年，那時從中國來美留學的，大多數靠打工攢錢，求生、唸書，不丟人。說是糗事，那是另有「不足為外人道也」之情。

我在一家超市的糕點部打工四個月後，那位德裔經理安排我到賣咖啡的櫃檯上，做卡布基諾咖啡（Cappuccino）。店裡要求從牛奶用攪拌機直接「摔」成奶油，鋪在咖啡上。這道工序需要點技巧，我不得不領，常過了火候，摔不出奶油來，手忙腳亂。客人常常安慰說不必着急，摔不成也不要緊。門市小生意，付現金，也有給零錢的，或者給了整數不要找錢的。我財迷心竅，順手把一、兩個硬幣放到自己的口袋裡，屬於「揩油」。那是早市，凌晨還黑着呢。經營來上班不久，匆匆趕來，叫我不要再沾咖啡櫃檯了，說顧客中有超市僱用的暗探，看到我的丟人動作，向店裡報告。她說她能理解，已經為我擋住了。

另外一件糗事是小便後沒有洗手。我繫着作工作服的圍裙，廁所就在糕點部旁邊，被同時上廁所的顧客「舉報」了。那天經理沒有來上班，當班的是一位很能幹的青年婦女。她說按店規應停職幾天，姑念初犯，訓斥一番，「下不為例」了事。後來我注意到在美國，超市廁所出門處，都有「員工洗手出門」的警示，並接受舉報。「飯前便後要洗手」應該是當小學生時的「格言」，我這人不講衛生始終未養成習慣，至今常為此受老伴指責。但那次在工作崗位上，是違紀事件了。

這位當班的，手腳極快，同事們公認她是塊提升為部門經理的好料子。有一天，超市經理把我找了去，原來這個當班的把許多日用商品放在購物車上，沒有付錢，從後門混出去。其中有糕點，於是向我核實她是不是向我付了現金。我照實說沒有跟我打過招呼。經理當場對當班的說，如果坦白承認，自動辭職，可以不進檔案，有點像「坦白從寬」。現在回憶，此事找我參加核實，並非必要，也許是在借此機會對我指兩毛錢的事，旁敲一下吧。

現在生活好了，老伴比較美國化，不時在外面喝卡布基諾咖啡。最近，妻弟送一個家用的小機器，能夠從牛奶直接製成奶油。我注視着這架小機器，喃喃語「卡布基諾」，作深思狀。老伴立即領會，笑嘻嘻地調侃道，「勾起沉睡的回憶了不？」

我一直覺得欠德裔經理的情，最近找出她留給我的密西西比州農莊地址，寄信感恩。可惜沒有回信，也許已經不在了，悵然久之。兩年來，國內對貪污動了真格，有說老虎加蒼蠅實在太多，難除清。我聯想到自己上述那一段糗事，覺得不一定都要懲罰，敲山足以震虎也。店有店規，國有國法。只要有監督舉報機制（暗探、顧客），治國，猶治店也。

糗事不堪回首，但也帶來希望的聯想。老伴說，我們當年太窮，現在的貴官並不窮，不能類比。我不很同意。

先鋒書店的靈魂

陳旻

人與事

今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是南京先鋒書店的十八周歲生日。在中國內地實體書店紛紛倒閉的當下，這家在南京經歷了十八個春秋的民營書店，卻在近兩年間接連新開七家風格鮮明的主題書店——無錫惠山古鎮書店、南京博物院「新生活書局」、南京總統府「先鋒文史書店」、美齡宮「先鋒文史書店」、黃山「碧山書局」、南京中山陵「永豐詩社」、南京審計學院「潤澤書局」，發展態勢在內地書業堪稱一奇。

與先鋒書店的創辦者錢小華為友已經十年，他的五台山總店就在我公司寫字樓對面。他在閒暇時，下午常會來我這裡喝杯茶，談天說地。錢小華的語言質地永遠是那麼詩性，那些對於我只能出現在文字裡的文學語言，從他口中說出來卻是那麼的自然而然貼切。先鋒書店十八歲了，前面八年在錢小華的文字中有跡可循，後面十年，我是親眼看着他是經歷了怎樣一步一步的艱難，也清晰感覺到他在歷經歲月滄桑之後的悄然蛻變。譬如，剛認識錢小華時，格子襯衣、格子圍巾是他的標準配置，儼然資深文青。這兩年，卻很少再看到他穿格子衣服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襲休閒黑衣，黑T恤、黑棉布襯衣、黑粗布棉衣等，內斂而穩沉。

錢小華有個大黑本子，他給我看過，裡面寫滿了詩，一頁一頁以詩句記錄着他的一個個生命瞬間。有在上下班的地鐵裡飄忽的思緒，有在異地奔波時凌亂的心情，也有在暗夜裡對人生的哲理思考。我發現，詩是錢小華情感皈依、精神供奉的神殿。他需要藉助寫詩的過程來完成心靈至心靈的跋涉，需要以詩句的形式接受一種精神沐浴，進而虔誠地面對自己的生命。

二〇一〇年，曾門庭若市、經營有方的北京「第三極書局」、「風入松」書店、上海「季風書園」的四家分店、大夏書店、廣州三聯書店天河店等著名書店相繼停業時，錢小華開始思索並嘗試着書店轉型；二〇一一年年底，光合作用全國連鎖書店倒閉，錢小華獨自一人在皖南黟縣碧山構思「體驗性概念書店」的全新經營模式；二〇一二年春節後，上海書城淮海店關門調整，近二十年的老牌獨立書店四川弘文書局主店倒閉。風聲鶴唳中，元宵節

正在北京進貨的錢小華寫下題為《在北京的街頭》詩作：「在北京的街頭，／我在無邊的書上捲過了一生，／小小的書呀！風中的乞討，／不過是活着，為了再一次死亡……」

去年七月，南京在亞青會之前清理全市地下停車場，城管勒令錢小華在七天之內將書店恢復成停車場，同時還要巨額罰款。接到處罰通知的那個周六，錢小華緊急找我。他說，當他走進來書店找麻煩的人後，心情黯淡，轉身便寫了一首詩《這個城市在下雨》。錢小華那黑瘦的臉上滿是無奈與痛楚，可他卻還努力笑着，把那首詩一句一句說給我聽。那一瞬間，我沉默了。同爲熱愛文學，對照錢小華，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功利，文學只是在自己需要沉浸與享受情緒狀態時使用，面對具體問題，則毫不猶豫會選擇理性與務實。而對於錢小華，文學卻成爲其精神主要支撐，災難來臨，他能做的卻只是寫詩。後來，在南京市委宣傳部長徐寧女士的熱情相助下，先鋒書店得以倖存。

錢小華的努力與堅持沒有白費。成爲「中國最美的書店」對於先鋒書店無疑早已實至名歸。近兩年，先鋒書店還贏得了國際聲譽。

二〇一三年十月八日，南京先鋒書店被美國CNN稱爲「中國最美書店」，原文標題是：China's most beautiful bookshop in a car park——中國最美的停車場書店！CNN的報道是這樣開頭：「沒有華麗的枝形吊燈，沒有炫耀的外表，要尋找中國最美書店，旅行者只需沿着路上的黃線前進，來到一個地下停車場。」該報道最後說：先鋒書店在讀者的眼中更多成爲一種親情文化、一種品牌體驗、一種文化符號，是南京的旅遊地標。

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，英國廣播公司（BBC）盤點全球十大最美書店，南京先鋒書店上榜，爲中國書店之唯一。BBC說：南京先鋒書店，被稱爲中國最美書店，它位於以前的地下停車場，這地方也是當時的防空洞。書店裡，佇立着一尊羅丹的思想者雕塑，旁邊是用舊書堆砌起來的收銀台，書店的柱子上鐫刻着著名的詩歌。先鋒書店的其中一分店，座落於總統府，它同樣可以帶來無與倫比的先鋒精神。

「先鋒精神」！我心中重重一頓，一下浮現出錢小華寫於二〇〇五年三月《先鋒書店，生於一九

錢小華視書為生命、為唯一知己

九六》中的文字：「還記得嗎？九年前，那個冬季，風雪無鄉，南京城覆蓋在雪原之下，街道上的積雪達五六寸厚，有這樣一位青年，生息山窮水盡，落魄異鄉，生計無着；他找遍南京的大街小巷，在太平南路上開了一家十七平方米的書店，起名『先鋒』。從太平南路、北京東路、中山北路，到長三角圖書批發市場戶挨戶的書報攤頭，每天都能見到這清瘦的年輕人奔波忙碌的身影。臨時搭建的白鐵皮屋子，人坐在門口守店跟如同置身風雪中，嚴寒肆虐，冷颼颼一片，骨頭都打着顫，手腳凍得都能見到裡面的血肉。每到夜晚，太平南路商業一條街就剩下書店的燈還在雪光中閃亮；晚上步行回家，回頭看一串串腳印，滿載一輪月光，百感交集的美麗。」詩人的特質，令錢小華猶如義無反顧的追夢人，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光，也能堅守心中的點滴理想。

正如錢小華所說，先鋒書店「在絕境中誕生，在暴風雪中迎客，在無望中堅持。」去年，書店生日時，錢小華寫下《十七歲先鋒再出發》，稱「進步是先鋒最優質的產品」，先鋒精神是「良知和擔當」。文中還寫道「失敗並不可悲，可悲的是從來不去改變。十七歲的先鋒，正站在歷史新的起點上，以一家書店征服一個城市的雄心永不改變，成為社會的進步力量。」

看多了錢小華的意氣風發和堅韌不拔，我更欣賞他的善良與慈悲情懷。今年十月，錢小華開在安徽黟縣碧山村的碧山書局開業，村裡把舊祠堂五十年免租金讓錢小華無償使用。今年五月，錢小華將一輩子生活在皖南深山裡的碧山村民們分批接到南京，親自陪他們去看總統府、美齡宮，登中山陵、遊玄武湖、觀明城牆。他還熱情地把他們接到自己家裡做客，如同對待至親的親人。那天晚上，錢小華在隨園大廈設宴，邀我一道陪同碧山村民晚餐。席間，老鄉們爭着對我說錢小華怎麼這麼好，驚嘆錢小華家中到處是書，連床都是放置在書堆上，那情形好像我是錢小華的家長。他們還滿臉興奮地告訴我，中午錢小華請大家在總統府內部會所裡吃到的牛肉，肉質如何鮮嫩，說那牛是聽音樂、被按摩着生長的。我知道那餐廳價格驚人，暗暗感嘆錢小華對村民是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真誠。錢小華則連着空就對我說，他在碧山是如何受到村民們的真誠相待與無私幫助。

印象中，每次與錢小華聊天，他說得最多的是「靈魂」，他的QQ名是「靈魂的高原」，他將來的愛人必須是「靈魂伴侶」。他說他在書店看到的不是讀者，而是一顆顆熱愛閱讀的靈魂。他還告訴我，他去過海內外上千家書店，認爲：「一個書店實質就是代表着書店老闆的『靈魂』，展示的是書店老闆的內心。」

章詒和在評點一個作家時認爲：「作品達到什麼檔次，就要看作者心靈是個啥檔次了。因為心靈就在文字的後面。」先鋒書店無疑是錢小華的人生作品，更是他的全部生命，而錢小華的精神品質當然就是先鋒書店的靈魂。

中國最美的地下停車場書店：先鋒書店

姐姐的小藥瓶

喻麗清

小時候從母親那兒聽來的故事，一再發酵，有時覺得像電影裡的情節。

是真的嗎？母親在世時我這麼問。她去世後二十年的今天，我已不想追問，因爲它早已變成了我童年的一部分。在那些只有回憶時才能上演的劇本中，有我在裡面，有母親在裡面，那就夠了。

然而其中有一幕，我卻不是主角，姐姐才是。

那一年，媽帶着姐姐和我還有剛出生不久的弟弟準備逃難。最後一艘大輪船在碼頭等着，兵荒馬亂，母親抱着baby，父親抱着我，只有姐姐要自己照顧自己。那時候，她才六歲。

海上的風浪實在太大，最後決定船不靠岸了。船上拋下了繩子，要走的就爬梯上船，爸媽一咬牙：還是走。

於是，千叮萬囑吩咐姐姐：要把繩子抓得死

緊，絕對絕對不准放手也絕對絕對不要向下看，一向下看要是掉到海裡，爸跟媽是沒有辦法救你的。聽到了嗎？聽清楚了嗎？

姐姐點點頭，勇敢地向上爬去。海浪一波一波地打上來，她的小臉只朝着天堂的方向，一格一格地爬了上去……

她的頭髮剪得很短，穿着工裝褲，像個小男生。我從小時候跟姐姐的合照中看到過她，那個勇敢的小女孩。每當母親說到這個故事時，不知道爲什麼我的眼淚就會湧上來，好像我比母親還要疼她的懂事。如今我才漸漸明白，我和弟弟的幸福，原來是她的懂事換來的。

姐姐上中學的時候我最羨慕她了，因爲她在靜修上學，可以住校，周末才回家。靜修女中是間天主教的學校，當年有點貴族氣，學校裡有許多外國來的修女，每次她回來我都覺得好像她從外國回來似的。

有一次她帶回來一個小瓶子送給我，我高興得無以復加。直到今天這個小瓶子裡的快樂還像利息一樣在歲月中增長着。

這個瓶子只有兩英寸高，小丑造型，通體黃色，瓶蓋是深藍色的猶如小丑的帽子。小丑鼻子特大，兩手交叉在胸口，大拇指指眼鼻子一樣大得出奇，造型既有趣又可愛。

我問姐姐：這是哪兒來的？

姐姐說：美國修女送我的，因爲我病了不肯吃藥，修女說如果我喝了瓶子裡的藥水，這小藥瓶就送給我。所以我就一口氣把藥水喝了。

算起來都快五十年了，偶然在盒子裡看到它。

姐姐都忘了這件往事，我說我永不會忘：她一個人在學校裡病了，我們都不知道，只有修女在她身邊……姐姐笑了：難怪有好一陣子我都想當修女呢。

我們的記憶也許不一定可靠，但我們的愛卻值得依賴。等我的外孫女兒長大，大到懂得珍惜的時候，第一樣我想送給她的禮物就是這個小藥瓶。那時候，我會指着小丑的肚子，告訴她那裡頭裝着的故事，一個關於苦難時的勇氣和人間最寶貴的慈愛的故事。

這也是《詩經》中唯一整首詩都是談釣魚的：「其釣維何？」

不過，最有趣的還是《采綠》中第四章的那四句詩：「維鯉及鱗，薄言觀者。」「維鯉及鯉，維鯉及鯉，薄言觀者。」「維鯉及鯉，一鯉一鯉，觀者，多也；他釣獲的鯉魚，而且釣得很多很多。從這裏，我們不難看出，在中國古代，釣魚和狩獵一樣，曾經是非常重要的生產勞動，是人們獲取生活資料的重要途徑；也因此，釣魚依然重要。產技能而在今天的日本，釣魚依然是重要的捕魚方式之一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爲釣魚是可以方便地大留小，將魚不分大小一律趕

《詩經》與釣魚

雅言
采綠
詩句
最讓我感興趣的還是《采綠》中，與釣魚相關的詩句。《采綠》一詩共有四章，其中第三章是這樣的：「之子於釣，言鑰之鑰。」其大意是說：丈夫要去打魚，我要為他綁好魚線。從這裡，我們由這首詩反映的一代女性因爲看到釣竿，因此不禁想起昔日未嫁之時，在家鄉的水邊釣魚的情景，以及由其引起的對家鄉、對父母兄弟的思想的情懷。

嚴陽

對於釣友們來說，最爲熟悉的跟釣魚相關的詩，大概是柳宗元的五言絕句《江雪》了：「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。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。」為什麼？因爲柳宗元乃唐宋八大家之一，在中國文學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；還因爲他這首詩創造了一個十分空靈與孤寂的意境，很容易讓人產生感情上的共鳴。而要說到最早的與釣魚相關的詩，可能就不知到了，它可以上溯到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《詩經》中與釣魚相關的詩，一共有三首，它們分別是《國風·何彼秋矣》、《國風·竹竿》和《小雅·采綠》。《國風·何彼秋矣》中，與釣魚相關的有兩句：「其釣維何？」維絲伊繩。由此我們知道了在古代，釣魚所用的魚線是絲線——用蠶絲撚成的線。在進入現代社會，人們發明化學纖維之前，絲線無疑是最好的選擇，因爲它細小耐用且不易被水中的魚發現。《國風·竹竿》中，與釣魚相關的詩句有兩句：「蓬箱竹竿，以